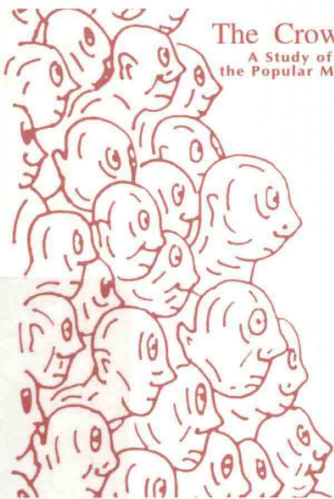


锦瑟

乌合之众

〔法〕古斯塔夫·勒庞 / 著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大众心理研究

范雅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 /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范雅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3.7

ISBN 978-7-229-17657-0

I. ①乌… II. ①古… ②范… III. ①群众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89346号

乌合之众

WUHEZHIZHONG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范雅 译

策划人: 刘太亨

责任编辑: 陈冲

特约编辑: 王道应

责任校对: 杨婧

封面设计: 日日新

版式设计: 曲丹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重庆博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250千

2023年7月第1版 202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7657-0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来自群体的，

对群体心理的观察和研究，而不是来自纯粹的心理学概念……

译者语

《乌合之众》一书自20世纪20年代首个中译本出版至今，已有众多中文版本，保守估计，各中文版本的总销量应该已经上亿。但时至今日，它的潜在读者群仍然十分广大，因为我们要么是群体中的一员，要么是群体的领导者，我们总是需要认清对方。

该书的作者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研究第一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¹”之称。在他众多的著作中，《乌合之众》影响最为广泛，已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近百个国家印行。

1 马基雅维利（1469—1572年），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注重权术和谋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他看来，权术和谋略水平低的人，易受他人影响，阐述事实时缺乏说服力；而权术和谋略水平高的人，则更能操纵他人，说服他人，从而赢得更多的利益，虽然这种结果会更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译注

在该书中，勒庞通过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体现象的研究，正确地指出了“大众时代的来临”以及群体行为可怕的破坏力和可能的建设性。而前者正是勒庞研究的重点，也是该书的价值所在。在书中，勒庞通过对群集现象的考察，发现：当多个个体聚集成一个群体，在暗示的引导下，“群体的无意识”会很快取代“个体的有意识”，个体的行为方式会为“群体精神统一性律”所左右，从而趋于一致，所以他说，“博学的人和无知的人在群体中都无法被我们看到”，而且，“在群体中积累起来的可能是愚蠢，而不是智慧”。在群体中，因为有罪难罚，群体极易被引向一种恶意的的情绪，个体也将因此很少有道德和责任的约束。由于动物性本能不受压制，所以“负性”的欲望和残忍的行为在群体中会很快复活。

按照汉语释义，乌合之众是指暂时凑合在一起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群人。但勒庞书中的“乌合之众”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包括刑事陪审团、选民群体、议会等有组织的群体，这些智力优异的群体在集聚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群体低智商特征，他们也会受“领导者”的暗示而常常作出愚蠢的决定。

勒庞认为，群体意识受本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政治和教

育)的间接支配,同时又受语言暗示的直接影响。通常,政治家和谋略家也是演说家,在动员大众时,他们善于运用诉诸群体感性的语言,总是能挠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易感之处。

在大众迅速崛起的时代,勒庞对群体心理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找到由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所滋生的种种负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勒庞并不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去抨击“愚昧无知的大众”,而是出于平等的关切之情去呼吁每一个个体学会正视历史和群体的幽暗,以免个体在历史的惯性中被群体的盲目性所裹挟。勒庞认为,民主权利如果不受约束,必将使整个社会滑向暴虐无道的罪恶深渊。

总之,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和职业,如果你还想做一个与“天地精神”息息相通的独立个体,一个具有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的现代人,该书将不啻一味清醒剂,它有助于你在“众人皆醉”的时代大潮来袭时,始终保持“我独醒”的良好状态,成为自身命运的真实主宰。

序 言

本书将致力于描述群体的特征。

遗传赋予一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共同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一定数量的个体因为某种有目的的行为聚集在一起时，仅仅由于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新的心理特征，这些新的心理特征会被添加到民族特征中，并且有时会不同于他们原有的特征。

有组织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是这一角色从来没有像现在¹这样重要过。以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个体的有意识活动，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努力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难以理解的群体现象，也就是说，我将努力以一种适当的方法来研究这些现象，尽量不受其他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真

1 “现在”在这里指该书的写作背景，即1789年到1830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译注

理的唯一方式，特别是在面对一个已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时，就像当前一样。一个致力于验证某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并不需要关心他的验证是否会损害某些学派的利益。思想家高步利特·德阿尔维埃拉¹先生在他最新出版的书中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当代学派，我有时会发现我的观点与所有当代学派的观点对立。”我希望我现在的工作也能这样。是的，只要归属于某一个学派，我们就必然赞成它的偏见和它那先入为主的观点。

我还得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乍一看，人们会发现我的研究结论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在注意到群体（包括议会）有严重的心理缺陷后，我为什么仍然肯定地认为，尽管存在着这种缺陷，但如果因此就去干涉他们的组织结构，会是非常危险的。原因是，对历史事实的细致研究已表明，社会的组织结构与一切生物体的组织结构一样复杂，我们不能突然对它进行强行变革。有时，自然也会有激进的变化，但它从来不

1 疑为比利时思想家、宗教史教授高步利特·德阿尔维埃拉（1846—1925年），其代表作为《符号的迁移》，该书系宗教考古学基础教材。——译注

会以我们的方式¹ 改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什么比狂热的变革更致命的了，即使这种变革在理论上多么出色。只有时间拥有改变民族性格的力量。人是受思想、情感和习俗支配的，这些东西在本质上正是我们自己。制度和法律只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仅仅体现着民族性格的需求，而不是民族性格本身。所以，制度和法律不会改变民族性格。

研究社会现象显然不能脱离对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在实践中，它们却只具有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我们很有必要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考察，然后，我们才会看到，纯粹理性的表达往往与实践理性² 的表达没有一丝共同之处。而且，几乎所有现象，

1 这里指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剧烈、激进，甚至是混乱的革命方式。——译注

2 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个词出自康德“三大批判”之《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两书。这两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能认识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知道什么的问题。康德认为，人只能认识自己先天所能认识的范畴内的事物，即人认识事物要依靠自己天生所具有的能力，（转下页）

甚至包括自然现象也从适于这种区分。从绝对真理的角度看，立方体或圆都是绝对的几何图形，并且都由特定的公式严格定义。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立体图形，往往会得到不同于原有形状的图形，如立方体可能会变成三棱体或正方形，圆也可能会变成椭圆或线段。而且，对这些假象的研究远比对它们真实形状的研究重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只可能是这样的假象，也只有这样的假象才可以通过摄像或绘画再现出来。

在某些情况下，不真实比真实更真实。如果只以绝对的几何形状呈现物体，物体就会发生扭曲，让人无从辨认。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个世界，那里的人对物体只能进行描摹或拍照，却不能触碰它们，因此那里的人就很难对物体的形状有明确的认知。此外，关于物体的绝对形状，如果只有少数学者能

（接上页）比如逻辑能力、空间感和时间感等。但这些能力又会导致二律背反，比如人的逻辑能力会让人不断地通过因果关系推导原因，并且永无止境，这样做终将会出现不可认知的部分。于是他将事物划定出可认知的部分和不可认知的部分。人能认知的部分靠纯粹理性去完成，不可认知的部分则只能诉诸道德，也就是实践理性。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是不可沟通的，除非通过判断力，即诉诸审美。——译注

够理解，那么，这些形状的存在便没有意义。

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应该牢记，这些现象除了具有理论价值，还同时具有实践价值。而且，就文明的演进而言，也只有后者才具有重要意义。明白了这一事实，人们在对待那些看似逻辑性很强的结论时才会非常谨慎。

许多原因都会使我们保有同样的审慎。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也无法预测它们的交互作用和结果。而且，在可见的现象背后似乎都隐藏着众多不可见的原因。这些可见的社会现象似乎也是大量的无意识作用的结果，这些作用通常都不在我们的分析能力之内。可感知到的现象就像大海的波浪，它只是深海的扰动在海面的显现，而我们对海底的情形一无所知。

从群体的众多行为看，他们的心理状态非常低级；他们的行为好像被某些神秘的力量指引，古人把这些力量称为命运、本性或天意，现在我们称它为“死亡本能¹”，尽管我们

1 死亡本能又被称为毁坏冲动、攻击本能或侵犯本能。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要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的一种冲动；可以用以（转下页）

不知道“死亡本能”到底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不可忽视。有时候，在民族内部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力量在引导着民族的发展。比如语言，还有什么是比语言更为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的呢？但这种令人惊叹的社会产物如果不是群体无意识¹的产物，又从何而来呢？最博学的学者、最受人尊敬的语法学家所能做的也只是对已存语法进行研究，却无力创造语言。即便是伟大的思想，难道我们就能肯定它完全是思想者自己创造的吗？当然，这些思想无疑是来自个人的大脑，但是，难道不正是群体的智慧为这些独立的个人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尘粒，才让这些伟大的思想有了孕育的土壤？

毫无疑问，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无意识也许正是力量强大的秘密所在。正如在自然界中，生物完全受本能支配，但它们行为奇妙的复杂性令人惊叹。理性是人类很晚才获得的一

（接上页）解释某些黑暗的、具有破坏性的行为，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残忍、对抗、攻击，甚至杀戮等。——译注

- 1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用语，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而形成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在一切人的心中都能找到。——译注

种属性，还不太完美，它不仅无法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运行机制，更无法取代无意识的地位。无意识在我们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而理性所起的作用十分微小。然而对于无意识力量在我们行为中的运行机制，我们至今仍一无所知。

因此，如果我们不想闯入模糊的猜测和不可验证的假设中去，而只停留在科学已经确证的狭窄的知识范围之内，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只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并将自己局限于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原则上，我们从观察中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通常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我们看得清的现象背后，还有我们看不清的其他现象，而且在这些看不清的现象背后，也许还隐藏着我们根本就无法看到的东西。

目录

译者语 / 1

序言 / 4

引言：群体的时代 / 1

第一卷 群体的性格 / 13

- 第一章 群体的基本特征——心理统一律 15
- 第二章 群体的情绪与道德 31
- 第三章 群体的思想观念、推理能力和想象力... 61
- 第四章 群体信仰表现出的宗教形态 75

第二卷 群体的思想和信念 / 85

- 第一章 影响群体信念的间接因素 87
- 第二章 影响群体信念的直接因素 115
- 第三章 群体的领袖和他们的说服手段 135
- 第四章 群体信仰和观念变化的极限 165

第三卷 群体的分类以及对它们的描述 / 181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183
第二章 所谓犯罪群体	189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197
第四章 选民群体	207
第五章 议会	219

引言：群体的时代

当今时代的演变 / 文明的巨大变化是民族精神演变的结果 / 现代对群体力量的依赖 / 群体的力量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 / 大众是如何崛起的，大众行使权力的方式 / 群体行使权力的必然结果 / 除了破坏，群体无法发挥其他作用 / 群体的力量导致旧文明解体 / 对群体心理的普遍无知 / 研究群体对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

文明在更迭之前，社会往往会发生大动荡，比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¹。乍一看，它似乎是由政治变革、外敌入侵或王朝的覆灭引起的。但是，如果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就会看到，在表象的背后，真实的原因是民族精神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剧变，不是那些以其宏大和暴力性令我们震惊的剧变。文明的更迭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变了。历史上那些令人难忘的事件只是人类思想无形变化的可见结果。这样的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基础是非常稳定的。

当今时代是人类思想历经巨大变革的时代。

两个根本的原因构成了这一变革的基础。一是文明的一切要素所根植其中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遭到毁灭；二是

1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洛被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废黜，罗马帝国灭亡。从历史的表象看，导致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蛮族”的入侵，但罗马与“蛮族”的战争由来已久，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蛮族”根本无法与罗马抗衡，每次入侵无一不被罗马人击溃。所以，“蛮族”入侵导致罗马帝国灭亡，只是一个可见的外因。——译注